

朱子大全

冊五

卷之四

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祕閣修撰荆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銘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

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爲而中道以沒不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恐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共學輩流偶獨後死矧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辭顧以疾病之不間後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敘之曰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

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是時天子新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卽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

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卽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藏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

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愍勲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

深察也明年召還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機之日

上爲竦聽改容稱善至于再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天子益

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卽懼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郴桂間聲搖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爲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大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輸召爲尙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

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而實但盡奪州郡財賦以惑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劫劫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豐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後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旣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

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詰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公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謹謹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非不能盡運而漕司又

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爲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爲事旣得其所以然者則爲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爲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爲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饋餉者仍坐賊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遼夔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尙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惰惰又乏糧賜死亡輒不復補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豈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効用合親兵摧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宅役視

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凡戈甲之費者更斥漕司鹽本
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
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
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
鄰愛惜人命爲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虜掠讎殺
生事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
境內正清方外柔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朝廷買馬橫山
歲久弊積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
病得凡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綱馬
在道則緣道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重爲鄰
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於人首奏革之其他如給
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參司各次之弊皆有以究其
根穴而事爲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率

常先期以辦而馬無滯留人知愛惜遂無復死道路者上
聞公治行且未嘗敘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
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
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
民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
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爲條教喻以利害俾知革
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略大率如廣
西時於是一路肅清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郡去北邊不遠
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帥守所
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
恃公旣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
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公令每按親兵必
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

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其後團教則又面加慰諭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首領有捕盜者爲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公慮惑民聽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宅悉無有所與且爲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刀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爲便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則疆場之事不宜使數負吾曲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

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信陽守
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戶熟田
以與之一郡汹汹公爲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盜
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棄城郭盡室南走數十里軍民復
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戶荒田授流民
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邊民前詔占田
已墾者不復通檢其未墾者二年不墾乃收爲營田德至
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諼虧國大
信以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請并
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它郡以去蓋方是
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
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
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

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訃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尊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刻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

娶之法風土習俗之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俾執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而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

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其配曰宇文氏朝散大夫師中之女事舅姑以孝聞佐君子無違德封安人前卒子焯承奉郎亦蚤世二女長適五峯先生之子胡大時次未行而卒孫某某尚幼後數年胡氏女與某亦皆夭嗚呼敬夫已矣吾尚忍銘吾友也哉銘曰

鬪尹之忠 文子之清 匪欲之徇 而仁弗稱

孰的孰張 以詔後學 公乘厥機 如寐斯覺

自時厥後 動罔弗欽 孝承考志 忠格天心

唯孝唯忠 惟一其義 惟命有嚴 豈曰爲利

羣邪肆誕 公避而歸 兩鎮餘功 以德爲威

帝曰懷哉 汝忠而實 姑訖外庸 來輔來拂

與頌上天甚神曠曷監而遺彼頑弗天時此哲而萎來
往昔茫茫來今不盡求仁得仁公則奚恨
直祕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阽危之辱久而未報寤寐俊傑
以圖事功既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公博
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於是忠賢畢集讜言日進國以
大競仇虜讐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國
脅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間堙阨淪謝
其幸及檜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遲暮奄忽
而不及究其所爲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
祕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縣人
曾大父履謙大父補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
官從事郎以卒其學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銘之以公

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母
喪哀毀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意
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鄉舉類試皆
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
之失言甚壯切張公時爲考官讀而異之第以爲選首而
同列有病其言者抑寘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節度推官
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
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
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虜騎已陷長沙湘
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懼而志業益脩開口論議皆
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
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除祕書省正字改宣
義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虜使鼎來

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
曰祕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况今日之仇虜
而可使腥羶之乎趙公竦聽卽爲改館旣而使至悻傲所
議多不可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
之旣具草而駭懼引郤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
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一旦爲
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
卒與史官六人者上之未幾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
爲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爲者
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
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上泫然曰非
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於是檜以公不先白己也益怒公
亦以先墓久寄荆門中更變亂乃謁告奉柩歸葬故鄉飯

蔬帶經往返數千里既空卽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事荆南戶口舊數十萬寇亂荒餘無復人迹朝廷爲蠲口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而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曰下書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爲戶部者又其姻黨凶炤赫然帥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公持不可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爲也無何孫去公言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時檜已死公所與同時去國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記公前議勞問久之公因進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

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上善其言時陳文恭公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檜黨暴起秉事者忌公前輩不肯媚事己乃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出之公辭行復奏言今日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是以歷年久用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放古助法酌今之宜別爲科條以令政役則農利脩武備飭而復古亦有漸矣章下任事者或笑以爲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至詢究利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事皆一方久遠之利薦臨川宰陳鼎有古循吏之風聞者亦以爲當改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復請爲祠官以歸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

深憂之嘗劄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因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旣至舉大體盡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蠲屬縣負課久不能償者什三四度其力而寬與之期縣感公誠意輸將惟謹財用以紓泉地瀕海通商民物繁夥風俗錯雜而經用常不足人始以公不更治民理財爲憂至是乃大服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巨艦其人訴於州於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數復盜煮海之利亂產鹽法爲民病苦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密

爲浸潤以去公遂以中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慕欲相
與號訴於朝公禁之不得行遂邵武僦舍以居門巷蕭然
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致
致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
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強學且毋
得用浮屠法治吾喪以紹興庚辰六月十八卒享年五十
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宮受內禪卽皇帝位父堯子
舜海內大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近
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
之忠精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實
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集十卷皆書
疏議論之語藏于家所議屯田嘗別草具其施行之目數
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摠師江淮奏下公家取其書而張

公尋罷亦不果行識者恨之公累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娶葉氏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右文殿修撰宗諤女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卒與公合葬建陽之渭曲村公始嘗欲卜居處也子男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宜黃縣致仕念德今爲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念茲早卒女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珩其壻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旣葬諸孤始屬其故賓客魏君揆之狀公行將請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奉其書泣以屬熹熹愚晚出何以及此然惟先人爲史官時實常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公同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旣沒公所以憐熹者亦益厚至於親爲講畫反復辨告

蓋惟恐其迷昧沒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
忘哉乃受其書考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 廣博易良 不耀其章 不劇其方
斤斤其容 坦坦其行 懇懇其言 循循其政
剛毅勁切 以時發之 賁育雖強 孰能奪之
晚殫厥猷 遂啓明聖 萬世之傳 一語而定
凡今有慶 孰匪公功 我銘斯闕 以詔無窮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
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
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邵
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遽興
廩無兼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

數况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蠡起信德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蹈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繇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

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衄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攜挈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寢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尙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脩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

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謂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具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閩閩公諱中美字文昭其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邵武遂爲郡人焉曾大父夢臣大父扃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隣極邊守武將視法令僚屬蔑

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濬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寃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會河決敗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燕敖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焉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旁郡有疑獄部刺史多奏以屬公往往得其情樂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

使呂公頤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宛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蘄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一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軌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青山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卯角已與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郁脩職郎

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
郎格鉞南卿範禎勛夏欽鈞皆未仕而格鉞欽亡矣孫女
六人其壻周敦書李厖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珪上官
揚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
大 大聲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
壻任斗南林杞李价餘尙幼玄孫男六人公震公升公顯
公回公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
量哉銘曰

暨暨黃公 逢時之危 跡隨衆兆 思屬眇微

之死弗汙 以全其歸 温温夫人 克相其夫

人詔其子 以成厥家 壽考尊榮 百歲而徂

寶隆之阿 黃溪之里 東西相望 兩闕對起

子孫盈前 曾玄滿後 尙有寵靈 不遠來又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闚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乘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

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
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
大訓而吏惰失職脩奉弗虔忠文雖得卽墓爲祠以嚴貌
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旣無以侈上恩厲衆志
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旣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
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
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
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
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
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
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
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尙書符郡主者施行如
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旣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

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
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
而詩之俾侯廟成釁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
壘有奇節嘗爲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
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爲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后帝 降衷下民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臣之事君 策名委質 報生以死 身豈遑恤

若魚熊掌 取舍之間 是孰使之 其性則然

林林之生 孰無此性 利害劫之 或失其正

文武張公 投命重圍 擁孤弗遂 視死如歸

侃侃鄭公 遙遙孤壘 城亡與亡 其節亦偉

方時大變 衆潰如川 二公相望 砥柱屹然

慷慨臨危 一心如水 實全其天 萬世不死

招魂作主 帝有閔書 吏情不稱 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 孰嗟孰歎 孰烝孰嘗 孰克用勸

守侯請命 奠此新宮 煌煌巨扁 合舊增以

麗牲有碑 螭蟠龜負 我其銘之 過者必下

紹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熹既銘此碑明年祇召造朝道出祠下將往拜焉則貌

象未設而它役亦未訖功問其故則曰王侯既去而歲

惡民飢兩令尋亦終更而今玉山宰溫國司馬君苴始

將終之也君文正公諸孫其大父忠潔公亦以扈從北

狩守節不汙沒其身宜其有感於二公之事不待州家

之命而卒有以成王侯之志也十月壬子以訖事來告

熹以爲是亦宜得附書因紀其事使寫刻于碑之左方

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

孝宗皇帝嗣服之初慨念陵廟之讎恥未報中原之版圖未復寤寐俊傑以圖事功而羣臣驚下曾莫有以當上意者蓋十餘年乃得金部郎官王公於奏對間意聳然異其言既退又出手札以訪焉俾悉其詞以對公自以孤遠一朝得見人主論天下事便蒙開納而詔墨下詢其勤又如此誠爲不世之遇遂極言無所隱上益嘉歎詔兼崇政講官夜直必召反覆咨訪屢移晷刻大臣忌之啓以爲淮東帥上不許曰王某諫官御史材也由是忌者愈側目則使人通慝懃更以美官啖公公不爲屈彼計無所施而猜懼益深會公與本曹尙書爭職事乃潛相表裏爲巧語以中公使出補郡蓋公自是轉徙於外幾二十年而孝宗念公終始不替數對近臣及公猶有臺諫語比復召還則已迫移御不及對矣以是公訖不得復與朝廷議以沒有識爲

公歎恨而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言面其所以言於上者亦未嘗以一字語人雖親子弟莫得聞焉蓋公之爲人於此可見其梗槩而君臣之際從古所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公世爲婺州人八世祖始自義烏之鳳林徙居金華郡城下曾祖祖父皆不仕而父以公貴贈中散大夫母賈氏亦贈令人公諱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生七年逢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暫去其側少長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出游見而異之指菴前竹命賦詩公遜謝一再操筆立成其卒章有願堅窠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之會刻其語竹上後復以書論爲文養氣之法於潘公時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象和雅蔚然有成人之度潘公益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先生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

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於是益自刻厲大肆其力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手抄口誦晝夜不息俄遭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從俗爲火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終喪家益窮空數學以養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亦未嘗不依於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僞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而進於日新者又非他人所及知也年二十有七乃登進士第調建州崇安尉未行遭母喪哀毀骨立得疾幾殆服除調臨江軍軍學教授江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深敬服之及開講席則又告崇學爲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僧杲有時名竄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

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
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
北面於彼某縱自輕柰辱吾道何守不能強識者韙之再
調和州教授軍興官省更授提點坑冶司幹辦公事未赴
改潭州南嶽廟蓋居閒又七八年生事益落而德學益進
朋舊間有去登要路者視之漠如也尋改京官知潭州長
沙縣事其爲政一以仁恕安靜爲本而綱目嚴整守之有
常人亦莫得而犯也民以事至廷中降意循撫辨告諄悉
事有難處爲之反復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健爲己
能而要以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爲己安人始而或笑
其迂久而後服其存心之厚愛人之周也里正之役困於
科擾故多隱避吏又操先後予奪之柄以導其爭而又久
不爲決使必破產而後已公至罷諸無名之斂人已欣然

就役至有當代則又第其丁產之高下停年之近遠先期下之俾自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無以役訟至常平使者之臺者臺吏病之反白使者下書詰公爲翫法徇情者公不爲變楚俗尙巫鬼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株神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且欲爲亂郡議發兵討之公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密召語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禽其魁桀以送州而散其黨與因撤其廟禁勿復祠民間疾病婚嫁舊皆決於巫史俗以甚弊而官利其多鬻乳香不之禁也公復下令毋以香市於巫其爲奇袤以惑衆者必罰無赦俗爲少變時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且莫府所下文書有不便於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柰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而先

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計耶敬夫面歎加敬而事亦竟得寢帥守張安國舍人知公深旣剡薦之及移荊州又奏取以爲屬而公已有召命矣入對首論人主不可自用其聰明以失委任之體又論災異之來當恐懼修省以盡應天之實言極剴切上皆嘉納公復進言辛巳之變天實授我以中原而我無以待之坐失機會今當亟爲修德惠民搜羅俊傑屯據要害之計庶幾異日幾會復來有以待之因及邊事甚悉上意良悅問卿何以知此公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上益喜曰卿爲縣乃能留意於此耶除知嚴州先是張敬夫守此邦民安樂之旣召還而諸公難其代故特以授公公至一躡其故迹無所更改民又益喜敬夫嘗奏請蠲丁鹽紬絹之稅得免一年至是公又奏曰州土窮瘠唯產蠶桑乃不取其紬絹而使

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所折又太重是以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其一年不若但今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會歲旱爲請於朝得移婺州米五千斛以糴且俾糴於秋成以償公又奏曰郡無良田多水旱有如異日復致饑饉而後奏請俟報則恐有不及事之悔况郡素少米使糴以償亦非計也願詔有司異時嚴州饑則移婺州之粟如今歲而卽以其直歸之則於事爲兩得矣詔皆從之公爲政大略如長沙時然於權豪則用法無所貸大姓倚勢合黨貪賴民田公數其罪杖之而奪田歸其主凡姦民大駟詐冒侵誣皆下吏案驗悉置之法賞信罰必威令肅然姦凶帖息不敢犯而善良獲安其業邦人畏而愛之至今猶曰安得復如王奉議時也然嚴距行都密邇士大夫往來無虛日公莊正自持接遇以禮不以形勢有所低昂

以故多不悅者因謂公政過嚴相與騰口以撼公會上饒
驕兵謹譟臺臣因露章請移公守信以彈壓之蓋名以材
選而實非善意也然公威望素孚驕兵聞風畏讐不敢復
爲故態公至更爲申明紀律而壹以寬惠撫之遂以無事
歲復大旱它郡流民就食者衆公先事定計時方仲秋卽
議發廩以糶或咎其太蚤恐後無以繼公曰此非若所知
也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各愛其屋廬生業而無
與爲亂矧吾已致米二十萬斛矣不患其無以繼也卽命
揭榜賑糶始自今日以盡來年八月而後已時民間米價
已騰踴公命官糶之直財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
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濫之姦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
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糶者願有
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公又益以金錢致船粟

來者舳艫相銜日糴千斛而猶不乏常平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陽官吏皆言勿予父老亦遮道泣訴公曉之曰彼與若曹皆國家赤子吾食既有餘矣亦何忍視彼之孳死而不之救乎亟具舟輸之番陽賴以濟明年流民欲歸其郡者復予行資以遣之蜀人黃鈞仲秉知名士也聞其事貽書贊美以爲富公青社之功不是過以是政譽日聞有旨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七年也公時年已五十餘矣數召對言事上所賜書若曰比聞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尙有可裨政體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在廷之士莫得望焉執政曾懷以財利進而前在版曹貸內府緡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一日上以問戶部尙書楊倓倓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

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倭大不樂乃密言於上曰王某以學術自負不肯屑意金穀事而曾懷亦畏公在上左右斥其短又譖公漏洩省中語上始怒詔罷公而臺諫有爲公辨明者上復問懷所洩何語懷不能對上悟遂改知饒州待次兩年以例入奏所論縣令宜以三年爲任事亦施行當軸或欲留公以自助公遜辭謝去上命更以公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公以楊倓方帥湖北兩路事多相關不欲行乃卒赴番陽番陽久廢不理公私凋弊公到郡爲振綱維決滯訟政始有經塞弊源革浮蠹財用有紀郡歲輸米十二萬斛於建康僦載之資取之民者有常數後多爲總所移宅處而道里或過倍則其費無所取郡常輟宅錢以續

之以故郡日益貧而綱運亦有愆期折閱之患至是公力請於朝凡綱運皆無得改撥有不獲已卽先期告下俾得預辦其費以行朝廷從之綱運遂得無耗失而郡歲省緡錢六七萬云郡故多盜妖賊酋帥韓政黨衆日盛且爲亂公設方略禽捕獲之及將受代淮甸劇賊劉五從惡少五十餘人轉掠入境殺人縱火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三隊以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其衆爲圓陳外向潰出所殺傷官軍民兵甚衆公不以當去自弛調兵定計命毋得與賊戰但嚴守津要而日驅逐之晝夜毋得休息一旦乘其憊盡獲之於是羣盜震懾其後累年猶相告戒以番陽爲不可犯也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時諸郡多賢守而政事之才不能無短長有訟不決而訴於臺者公爲更互委屬而陰喻以意要使訟者得伸而聽者無所貶一路稱治

會歲大旱奏請出椿積米百萬斛分子諸郡使爲賑糴以安民心人以爲便而用事者靳之僅得其什一又奏閣畸零夏稅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詔皆從之饑民賴焉改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而湖北之旱甚於江東公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至遂得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除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始至承空乏之後入不支出公念一路之寄獨仰漕司而經費猶不給柰緩急何卽爲校索源流整飭程度節冗費檢吏姦要使歲用之餘常有倍積而後已行之有常不徐不疾未幾孳藏日充而民不告病後之繼者皆莫能及也閩上四州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爲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少蘇而汀之爲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稅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

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絕遠故抑配劫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爲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爲鈔引以救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於鬻鹽者今但盡蠲汀州宿負漕司緡錢若干而下其鹽直斤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爲緡錢五萬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爲悠久之利而法亦不必改也然鈔議旣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孝宗猶念公不忘屢欲召用而輔臣以宗屬爲嫌竟不果垂滿乃詔公以直秘閣居故官餘年上更用宰相乃除公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促召入對會孝宗已厭萬機乃見今壽康皇帝卽奏宜體付託之重勿忘未報之讎并

及中外輕重大勢上亦褒歎再三始至卽發平江通守姦
賊累鉅萬畿甸肅然然公於是時已決退休之志未數月
卽上章丐閑詔進職一等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公從容還
家燕閒自適讀書玩理教誘後進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
明年紹熙改元七月七日以疾終于居第之正寢時年六
十有九矣階至中奉大夫職直煥章閣爵金華縣男邑戶
三百蓋公爲人沉靜篤實簡淡和粹得之天資平居莊默
不妄言笑雖在暗室如對大賓其於接物溫恭誠信充積
有餘而出之謹嚴如有劑量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嘗念親
在時貧無以養食飲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享輒
哀慕如弗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居官
取予問法如何推達賢才不爲勢屈其見於施設者大要
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雖其中所以

自守者凜然有不可奪之操至於稱人之善則又色愉神暢如己有之雖剽繁治劇剔蠹鉏姦隨事制變各有條理然仁厚之意惻怛之誠藹然行於其中則又有非一時長於吏治者所能及晚年更練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爲諸子誦說前賢事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其間於死生之際又如此公於文不苟作議奏又多削藁今次其存者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郡俞氏封令人其父持國倜儻有遠志蚤以文試有司不合遂放意山水間自號溪西老人令人歸公時公甚貧佐公養親盡其力斥奩中裝以遣諸妹無少吝後公居閑累年相與攻苦食淡處之甚安使公得以厲志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令人之力爲多也及公宦達而令人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舊治家甚整教子甚嚴遇族姻甚厚奉祀享賓甚敬而潔至是哭公過

哀後三月亦不起疾子男四人長瀚從事郎新武當軍節
度推官次漢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尉次洽未仕次潭
迪功郎新紹興府會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陳思次
適太學上舍生時涇次適進士俞袞次適進士葉紹彭次
適將仕郎潘晉孫孫男六人桐集操餘未名明年十月諸
孤奉公及令人之柩葬于金華縣白沙鄉石筍原之臺山
後三年乃以太府寺丞呂君祖儉之狀來請銘熹與公雖
同年進士視公爲前輩自公在長沙時始獲從遊固已敬
愛其爲人及公入閩而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又益熟義不
得辭且讀呂君之狀事皆詳實不誣乃刪其要而系以銘
銘曰

天賦之奇 又粹以溫 篤行敏學 有本有文

誠意所通 士服民信 入告于廷 帝有清問

孰煤而合 孰隙以離 斂其餘功 梟凶哺饑

曰首來歸 謂諧曩契 時與事違 卒不大試

白沙之里 石筍之原 一丘之闕 萬世之安

石筍之原 白沙之里 孰詔無窮 視此哀誅

義靈廟碑

慶元元年春二月勅以台州土民所請故直祕閣滕侯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穉聞是命下驚喜謹呼奔走迎拜導致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榜金朱煒煌揭于門楣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不絕以至于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旣脩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

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
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爲妄說強附其祖
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僞以控于朝而報絀之
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篆
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瀨東留台最久
固已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
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大守周府君侯又因鄞
縣主簿趙生師邾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
思恭所爲日記及故 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
頌皆言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
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遁去它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
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卽
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

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陴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旣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大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爲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卽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圍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閹尹擅兵賊臣柄國

之所爲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感萬世
向非台之文獻有足證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
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
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炎銳之鋒勳績尤盛
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
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
筆削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真僞如此不唯少塞台
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
北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
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
謀爲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
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是歲八月癸丑朔具
官朱熹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

...

...

...

...

...

...

...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珩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珩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盡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

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旣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_與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坪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

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
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
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
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
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
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
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
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
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
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
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
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
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

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官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

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尙勉哉熹頓
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
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
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
以待郎公之幼子珩爲後今爲右脩職郎實立此表熹方
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
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
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
之本旣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
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我後人仰止遺烈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于

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匱葬于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經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顧得問學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旣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攷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

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
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
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
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
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
人從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
未嘗出齊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
左右承順唯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
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皆曰公
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卽舍去居常晦默不自
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
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襪履不暫釋居閑亦必雞鳴而起
處閨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慤所居之室必書

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污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旣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訟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撻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撒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

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于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尙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羣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財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旣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領之蓋其爲

人始終之槩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
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
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
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蓁未行予觀孟容固賢
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又足以少
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脩長途方騁歲不留志
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趺圭首千千秋過者
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喻自袁州新淦自
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
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 字復亨徽
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
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
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爲學之要君
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
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
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
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
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
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
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
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
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瞿然不以爲意蓋

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宅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尙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袞袞

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噓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繒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尙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

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子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天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

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弃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

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

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旣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忠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于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旣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

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旣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旣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勅令

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
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
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
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
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旣
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
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
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
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
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
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
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
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

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遣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
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
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乘及平
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
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
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
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
閑闡閱女適某人閑於是以前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
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
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
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
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
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

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尙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太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鎬旣奉其母夫人邵氏之柩祔于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爲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喪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吾子書之矣今又以不孝罹大禍間雖幸畢藏事惟是幽堂之刻所以垂永久者未有所屬敢介前惠重拜以請予時病臥田間起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金華縣人曾祖瓊祖悅父之才嫁其縣清江時君汝翼時君世昌樂而魁虯沉厚方臘之亂寇燔略空君一一自建置盡絕其前人夫人能左右以敏無荒事焉家旣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內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稱重郡閭夫人又能奉承以恪

無逸志時氏族良家巨子孫競於文科舉上其名入皆尊
愛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沒夫人亦將老矣具呼家人與爲
條約親寫刻之屏使合居有禮綴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
法清江東南畦戶數百臨水而茆舍時潦出其上民往往
棲木自救有浮去者夫人始命舟糗飯拯之歲以爲常豫
蓄棺告疫死者以斂人懷其惠晚遭太上皇帝皇后慶壽
恩得封大孺人加賜冠帔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
有一三子鎬鎡鏘二女適劉晏陳褒孫澗源淇濱漆灘瀟
潭澡澇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貽餘尙幼曾孫桀棗杲
女莊葛蓋葉君所敘云爾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
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
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敘揖三曰男女出入
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爲子婦毋得蓄私

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
廚則予於是有所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
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
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
請代而弗許也毋何晚得未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
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
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
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
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
嗚呼是可尙已旣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
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濬始仕

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脩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于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鬪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飢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于法人

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
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慤詳盡
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
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
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
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
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
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
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
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
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
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
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新安朱熹述

令人羅氏墓表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劍州沙縣人世爲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年而歸張公事姑羅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如己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女弟而無資令人悉出橐中裝以奉之無吝色事公二兄且暮率諸幼稚以次問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就學歸沐輒具湯餅會諸娣姒男女語次從容問所學業勞勉諸姪以勵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苦末疾令人靜夜必露香致禱願損己壽以延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三年令人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兒失此內助之賢也令人性儉約謙下好禮法有識度嫁時篋中有黼色絺

衣忌日輒被以奉祭稱慰如儀常所服禮衣橫帔如民間法或告以張公且通朝籍盍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何敢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葬劍浦縣吳張氏大墓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年嗣子士侓來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一日復奉令入之事涕泣以請曰吾母之賢孝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侓兄弟生不及養已負終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既受其書而讀之因竊惟念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有難之者而令人至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以無傳也哉因爲敘此以表其墓令人生二男士侓今爲朝奉郎通判融州事其弟士儻嘗爲修職郎監藩葑酒庫以卒四女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黃東

其壻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
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
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
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
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
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
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卽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
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
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
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
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

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脩士卽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廢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旣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

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
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
聲流涕旣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
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
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
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
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
同縣董濬而宅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
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
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
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
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
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

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旣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未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

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
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
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
貲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
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
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
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
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
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
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
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
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
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

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 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
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為之子意者程
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為學是固未可
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埃墓在 鄉 里某處晟
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
本正思即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
丙子新安朱熹書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
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
及于茲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潛懿吾心惻然不敢寧也
敢拜以請熹讀其書既蹙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
之蕪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

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其重也乃不敢辭而按其狀則簽書東川節度判官廳事盧君蹈之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延妣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妣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灌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榮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遠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踐其庭禮容肅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闈禮敬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爲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廬山縣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閱具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猶從旁從與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沒世之寃也故范君爲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

有助焉范君既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爲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爲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釜爲也二子以是益自厲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東游吳楚張敬夫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具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徇世習而忠君愛國悃款無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聞者皆以爲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爲疑夫人曰禮不爲嫁

母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爲洪雅配得不爲芸
母乎卽日命仲芸服喪如律聞者益以爲難歲時典祀身
親蠲潔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
平居教詔子孫援前言質往行又皆有本有末蓋可書而
誦也卒於淳熙八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
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廬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
人後以子贈安又仲黼今以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
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爲彭山令而先卒女五
人一適王晞孟一適程師夔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之
所以相其夫而成其子者廬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
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旣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
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
者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爲吾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紹

熙三年玄默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
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
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
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
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
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
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
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
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
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
裘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

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

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檜已顛國枋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

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巖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遊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

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温爲後二女子其長歸于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温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禮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